



第一章

烽火戏诸侯

自从武王伐纣，灭了商朝，定都镐京（今陕西长安县西南），建立周朝以后，历经十代，至周宣王时，周朝已经由盛而衰。

公元前 782 年，周宣王病死，太子姬宜臼继位，称为周幽王。幽王荒淫暴虐，不听忠臣的劝告，只听三个专会阿谀逢迎的臣子虢（guó）石父、祭公与尹球的话，整天沉溺在声色犬马之中，将国家大事丢在了脑后。

一天，岐山地方官来报：“泾水、黄河、洛水三川，同时发生了地震。山崖崩塌，压坏了许多民房，不少百姓死亡。”不想幽王听了以后，竟然若无其事地说：“连这种小事都来报告！一些小地方发生地震，是极平常的事，不值得大惊小怪的。”说罢，就命令左右的侍从，照常出去寻访美女，选拔到后宫里

供他挑选享乐。

大夫赵叔带见幽王如此昏庸，就上前进谏道：“岐山是周朝祖先基业的发端之地，那里发生地震，非同小可，它是上天降下的不祥之兆。我王应该谨慎地治理国家，清明政治，体恤人民，并且任用贤能以消弭天变，而如今吾王不访贤才访美女，这怎么可以呢？”幽王听了赵叔带的谏言，嘴里只哼了一声。善于见风使舵的虢石父马上站出来奏道：“现在我朝早已定都镐京，这里才是千秋万代的基业！那岐山只是像一只穿过了的破鞋一样，已毫无用处。那里地震，有什么关系？赵叔带危言耸听，借机诽谤我王，应该问罪！”周幽王听了虢石父的话，心里十分舒坦，点头道：“石父说得在理！”于是马上下令免去赵叔带的一切职务，赶出京城，放

逐到乡下去。

这时，大夫褒珣（xiàng）正好从褒城回到镐京，听说赵叔带的事以后，立刻赶到殿上为赵大夫说情：

“吾王万万不可不顾天变，驱逐贤臣。这样会使国家危险、社稷不保的啊！”幽王听了，勃然大怒，下令武士将褒珣拿下，关到狱中。从此，朝中再也无人敢出来说话了。

褒珣有个儿子叫洪德，因为父亲被关了起来，就代替父亲到封地褒地去收租。一日，在乡下，见一个少女正在井台边打水。洪德走近一看，不禁被这少女的美貌惊得目瞪口呆，只见她眉清目秀、唇红齿白、发如乌云、指似削玉，有如花似玉之容、倾国倾城之貌。洪德想，

这么漂亮的女子，如果将她献给好色的幽王，一定可以将父亲从狱中解救出来。主意一定，洪德就跟着这女子到了她家里，一问，知道这女子叫褒姒（sì）。她的父亲姒大向洪德要了三百匹布帛，便同意将女儿卖了。洪德将褒姒带回家去，让她用香汤洗澡，并且用锦绣衣服将她打扮起来，还让她吃好的喝好的，教她学习各种宫廷礼仪。一切安排妥当，洪德便将褒姒带往镐京，向幽王上表奏道：“罪臣褒珣的儿子洪德，痛感父亲罪该万死。现访求到一位美人，名叫褒姒，特向吾王进献，以赎父罪……”

幽王一听有美人进献，来了精神，命立即宣上殿来。待褒姒上殿，幽王一下子看得傻了眼：只见褒姒眉目流盼，仪态万方，光艳照人。于是龙颜大喜，即刻下令放了褒珣，将褒姒留在宫中。

自从褒姒进宫，幽王从此整天迷恋于她，常常一连十日不上朝，且有三个月没有进王后申氏的寝宫，这使申后极为嫉恨。一天，申后去见幽王，只见幽王与褒姒并肩联膝而坐，并不起身迎接。申后气不过，指着褒姒便骂：“哪里来的贱婢，到此扰乱宫闱！”幽王怕申后动手，忙将身子护住褒姒，代答道：“她是新来的美人，未定位次，



所以没来朝见你，不必发怒。”申后骂了一场，恨恨而去。褒姒问：“刚才来的是谁？”幽王道：“她是王后，你明天可去朝见她。”褒姒摇头不愿去，幽王也听之任之。

申后被冷落在后宫，独自叹息不已。太子宜臼进来询问，申后便将幽王专宠褒姒的事告诉了他，说到伤心处，不觉泪流满面：“将来此婢得志，你我母子便无立身之处了！”太子年轻气盛，他听完二话没说，赶往褒姒住的琼台，闯进琼台边的花园里将花朵乱踩乱揪。琼台里服侍褒姒的宫女们见了，连忙去报告褒姒。褒姒刚刚来到花园内，想看个究竟，还未说话，太子宜臼就抢上前一把揪住褒姒的头发一顿狠揍！宫女们跪下磕头求饶，宜臼才恨恨地离去。

等到幽王退朝回来，褒姒蓬头散发，向幽王哭诉被太子打骂的经过，直哭得像个泪人儿一般，定要幽王处分太子。幽王对褒姒百依百顺，立即下令将太子贬往申国，由他的外公申侯管教。过了一年，褒姒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取名叫伯服。褒姒有了儿子，就一心想废掉太子宜臼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，只要此事成了，自己也就成为王后了。她的心思，虢石父和尹球两个马屁精一下子看透了，于是就与褒姒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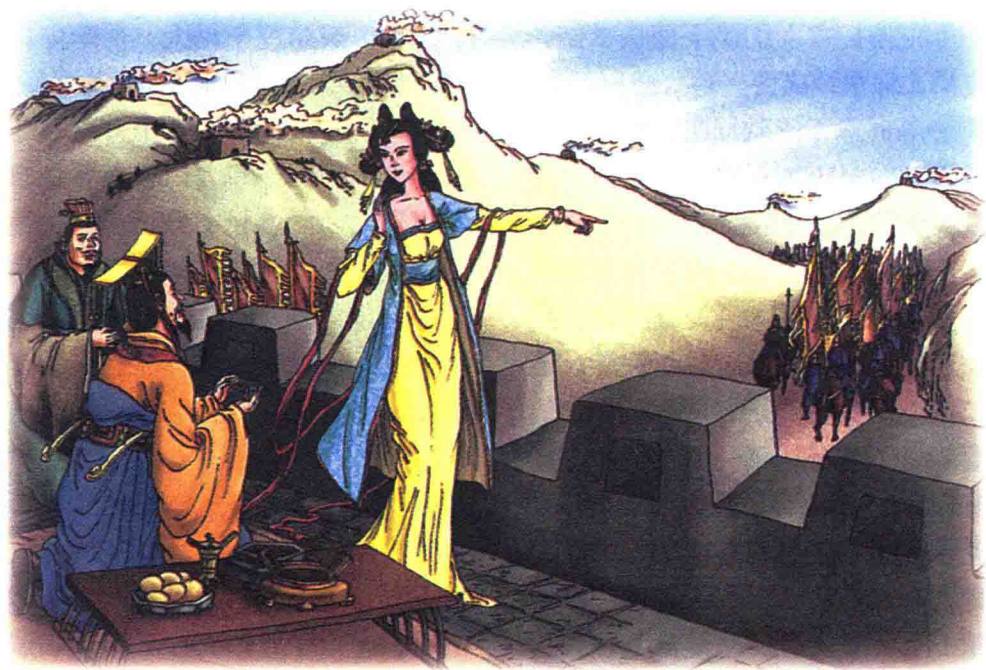
应外合，寻找机会。

机会终于来了。申后见褒姒有了儿子，威胁越来越大，便暗中修书一封，要儿子宜臼回京商量对策。不想替她带信的温媪在出宫时被守门官搜出了书信。守门官便将温媪押往琼台，将书信交给了褒姒。褒姒就此大做文章，在幽王面前撒痴撒娇，定要幽王处置申后母子，说如果幽王现在不下决断，将来她褒姒母子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幽王被褒姒缠得没法，就去找虢石父、尹球商议。这两个奸臣也火上添油，主张废嫡立庶。于是昏庸的周幽王便下旨将申后打入冷宫，立褒姒为王后，废太子宜臼为庶人，立伯服

为太子。除了虢石父等几个奸臣外，满朝文官武将都为此事抱不平。幽王怕他们上殿劝谏，干脆下了一道命令：“谁敢为此进谏，就当作已废太子宜臼的同党，治以重罪。”这样一来，许多正直的大臣纷纷告老还乡，离开朝廷，没有人再敢上表劝谏了。

褒姒当上王后以后，和幽王不分白天黑夜在宫中作乐。但是褒姒有个毛病，就是她再怎么得意开心，脸上也没有一丝笑容。这件事可难坏了幽王。他为了博取褒姒一笑，想尽了一切办法：请乐工敲钟击鼓，或弹丝竹，或演歌舞，褒姒全无喜色。之后，幽王又听说褒姒喜欢听

撕扯绸缎的声音，就命令管仓库的官员每天拿来彩绢百匹，让力气大的宫女一起撕给她听，褒姒百听不厌，可是依然不见笑脸。幽王无计可施，便下令：“不论王宫内外，有能使褒后一笑者，赏千金！”虢石父见机会又来了，就对幽王献计道：“过去几代先王为了抵御西戎入侵，在骊山下筑了许多烽火台，大王如果命人在台上放起烟火，各路诸侯以为有敌情，必然发兵来救。到时大王与王后站在骊山上观看，王后见到各路诸侯上当受骗的样子，必然会笑。”司徒郑伯友听了，赶紧阻止：“无故举烽火，是戏弄诸侯，以后有事，诸侯就不会来救



了。到那时，我们用什么去抵御敌人啊！”

周幽王不耐烦地道：“现在太平无事，哪来的敌人？以后就是有事，也与你无干！我看石父的建议很好！”于是他立即传令当晚就在骊山脚下的20个烽火台上同时点燃烽烟。结果，一时间火光冲天，呼救的鼓声震天动地。各路诸侯果然纷纷率兵前来救援。待他们到骊山下一看，只见幽王在山上正与褒姒饮酒作乐，但闻丝竹管弦之声，哪有敌情？这时幽王也派宫中的侍卫下去宣布：“没有敌寇入侵，请大家回去吧。”

各路诸侯见状，都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大家愣了好一会，才垂头丧气地偃旗息鼓而去。褒姒此时立在骊山城楼上，见众诸侯被捉弄成这样，终于忍不住拍手大笑起来！周幽王龙颜大悦，说：“爱卿一笑百媚生。这是虢石父的功劳，赶快赏他一千两金子！”

申后的父亲申侯听说周幽王废了自己的女儿及太子宜臼，又在骊山与褒姒无故点燃烽火戏弄各路诸侯，心中愤愤不平，决心孤注一掷，便向幽王上了一道奏表道：“过去夏桀王专宠妹喜而亡国，商纣王因为妲己而覆灭。现在大王废嫡立庶，只听褒姒的妖言，夏、商两朝的教

训，就在眼前了。望我王郑重考虑，收回成命，避免亡国之祸！”

周幽王看过奏表，拍案大怒道：“这个老贼太无礼了！他怎么敢对我如此说话！”

虢石父马上附和道：“申侯本来没有什么功劳，只是因为申后的关系才被封上了侯爵。现在他的女儿和外孙被废，他当然心怀不满。他竟敢公然揭大王的短处，是想谋反，应该削去他的爵位，发兵征讨。”于是周幽王就命虢石父为大将，率领兵车出师去讨伐申侯。

申侯将奏表送上以后，就派心腹去镐京打探。幽王要发兵征讨的消息一传出，那心腹立刻赶回申地报告。申侯大惊，急忙召集部下商量对策。

大夫吕章说：“天子无道，闹得忠良之臣离开他，民怨沸腾，这是他自取孤立。现在与我们申国接壤的西戎兵力很强，我们不妨向他们借兵讨伐昏君，先发制人以挽救太子和王后的地位。”申侯立刻采用了吕章的计策，准备了一大车金银绸缎，并且修书一封，派使臣去西戎借兵，还让使者告诉戎主，待攻破镐京后，王宫府库中的金帛财富，任他们搬取。西戎主听了，十分高兴，马上发兵一万五千，自己亲率中军，由大将满也速、李丁充



过，现在看到烟火从烽火台上升起，以为又是幽王在戏弄他们以博取褒姒一笑呢。而此时，围城的戎兵却攻得越来越激烈了。幽王见这样守下去十分被动危险，便命令虢石父率兵杀出城去，试探戎兵的强弱。虢石父虽自知不是战将，但又不敢违命，只得带领二百乘兵车（古代四马一车为一乘），杀出城来，正遇戎兵右先锋李丁。两人战不到十个回合，虢石父便被李丁一刀斩于马下。西戎主见状，就与左先锋满也速等一齐带兵杀进城去。一时间，喊杀声震天动地，戎兵冲进城去，周兵纷纷败

当左右先锋，分三路杀向镐京。申侯也点起本国军马，随后杀来，不久，便将镐京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
周幽王闻报，大惊失色。虢石父献计说：“吾王赶快下令在骊山脚下的烽火台上燃起烽烟，召集各路诸侯带兵前来救援。”幽王便马上派人去点燃烟火。顷刻之间，骊山下 20 个烽火台上便鼓声阵阵，狼烟冲天。然而，等了好几天，周幽王也没有等到诸侯一卒一骑的救兵。

这是因为诸侯们刚刚被戏弄

逃。

周幽王见城内大乱，已无法抵抗，只得匆匆忙忙将褒姒和伯服装在小车上，打开北门逃走。这时，郑伯友从后面赶上来保驾，一同向骊山逃去。半途中，尹球也跟了上来，向幽王报告说：“西戎兵在城内到处放火，见人就杀，见东西就抢；王宫已被焚烧成焦土，府库已被抢掠一空；许多大臣被乱军杀死。”

幽王听了报告，吓得肝胆俱裂，连忙要郑伯友在骊山再燃烽火

求救。然而，尽管烽火冲云霄，救兵仍未到。不久之后，追兵已将逃至骊宫的周幽王一伙团团围住了。周幽王见状，吓得与褒姒相对而泣，缩成一堆。郑伯友只得叫尹球保驾先行，逃出骊宫，自己断后，迎战追来的戎兵。

郑伯友十分骁勇，一根长矛神出鬼没，所向无敌。戎主忙命戎兵铁骑将他围在核心，四面放箭。可怜郑伯友一个忠勇贤臣，为昏君所误，竟惨死于万箭之下。

而幽王一行不久便被戎主和满也速追上。幽王被戎主一刀砍死。伯服也被杀死。尹球躲到了车底下，最后也被戎兵发现，拖出来杀了。只有褒姒因戎主见她美貌，被他装在自己的车里带回兵营，供他玩弄

取乐。

且说申侯也带兵入城，先扑灭了宫中大火，将申后放出冷宫，又安排宴席，慰劳戎主及其士兵，还在城内搜搜括括，凑了十车金帛，赠送给他们，指望戎主满足以后，带兵撤回去。哪知戎主乘机将兵马盘踞在京城，整天饮酒作乐，毫无撤兵回去的意思。申侯这才着了急。他连忙写了密信，暗中派人送给晋侯姬仇、卫侯姬和、秦国国君嬴开三国诸侯，要他们立刻派兵到京城来联合赶走西戎兵。同时，也写信给郑国，告诉他们郑伯友已经战死，要郑伯友的长子掘突带兵前来替父报仇。

不久，四路诸侯军马来到镐京，由卫侯姬和召集商讨攻城办法。秦君嬴开提议秦、卫、晋三国之兵从东、南、北分三路攻城，放开西门让戎主率兵逃跑。郑军埋伏于西门外，截杀戎兵，同时秘密派人与申侯联络。

申侯得讯，就假意劝戎主让右先锋孛丁带兵押运劫掠来的财宝回国，以分散他的兵力。同时，又



建议让左先锋满也速出东门迎战卫军。戎主见申侯一直对他很忠心，便都听从了。哪知满也速率兵刚一出城，申侯便让自己的兵士打开了东、南、北三面城门，三路诸侯的兵马一齐杀进城来。戎主措手不及，只好慌忙从西门逃走。不料郑世子掘突正率兵埋伏在西门外，又是一阵厮杀，戎主和左先锋满也速只带得数百人马逃回去。褒姒来不及随行，自缢而亡。

赶走了西戎军，申侯在镐京设宴招待四路诸侯。宴会上，卫侯提议迎故太子宜臼从申国回来继位。与会的四国国君一致同意。申侯十

分高兴，便将宜臼迎回镐京即位。这便是周平王。

平王继位后，遍赏帮他复位有功的诸侯：卫侯晋爵为公，晋侯加封黄河以内的一片土地，郑世子掘突继承伯爵，秦君也封为伯。他见镐京的宫室被戎兵焚毁殆尽，一时难以恢复，而戎兵又不断侵扰镐京，很不安全，因此与众大臣商议，决定将国都向东迁到洛邑（即洛阳）：这是公元前 770 年的事。从此，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东周王朝，而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的局面也就正式拉开了序幕。



第二章

掘地见母

周平王将都城由镐京东迁洛邑以后，郑世子掘突也回郑国继位，称为郑武公。郑武公乘周朝动乱，吞并周边小国，实力逐渐强大起来，被周平王任为周朝卿士。由于郑国的荥（xíng）阳与周都洛阳很近，因此，郑武公经常往来于两地，实际上控制了周平王的朝政。

郑武公的妻子武姜，给武公生了两个儿子。大儿子是她在睡梦中产下，醒来才知道，因此起名叫“寤生”。小儿子叫段，生得一表人才，以后又学得一身好武艺，因此，武姜不喜欢大儿子，认为他出生时很怪异，是不吉利的。她偏爱小儿子段，一心一意要武公将来把君位传给小儿子。可武公觉得长子继位是历代的规矩，而且寤生也没有什么过错，因此，不肯听武姜的意见，仍坚持立寤生为世子，只把一块小

小的共城给段作封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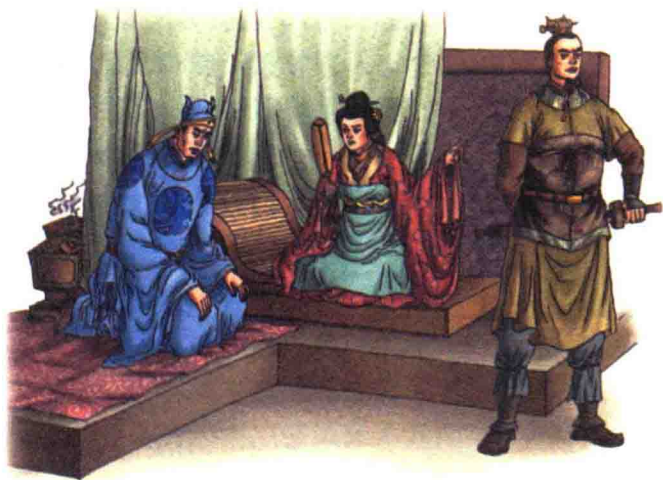
公元前744年，郑武公病死，大儿子寤生继位，就是郑庄公。一天，庄公上朝前，母亲姜氏对他说：“你继承了你父亲的权位，当了国君，可你弟弟只栖身于共城这样一小块地方，你于心何忍？”

“那就听母亲的吧。”庄公说。

“把制邑（今河南荥阳西北）封给他吧。”姜氏说。

听说要制邑，庄公面有难色：“母亲在上，不是儿子不肯。制邑山高路险，是我郑国京城北面的门户，先王有遗嘱，不许将这块土地分封出去。别的随便什么地方，我都听母亲的。”

“那就给京城（今河南荥阳东南）吧。”京城也是郑国的重镇，地广人多，物产丰富，与荥阳几乎一样繁华重要。庄公心里十分犹豫，



后,又以出去打猎为名,用突然袭击的方式,夺取了鄢(今河南鄢陵县西北)和廩延(今河南延津东北)两地。从此,段的势力日益强大。郑国人都称他为京城太叔。鄢和廩延的地方官逃到郑国荥阳,向郑庄公详细报告了段的行为,可是庄公只是笑

愣了半天,说不出话来。

姜氏见庄公这样不痛快,大为光火:“要是你不再答允,干脆把你兄弟赶到别国去讨饭吧!”

“孩儿不敢,孩儿不敢!”庄公见母亲发怒,只得将京城封给弟弟段。办完了分封到任手续,段进宫去辞别母亲姜氏。姜氏将周围的使女支走,悄悄对段说:“你哥哥一点也不讲兄弟手足的情分。你到京城后,要屯草积粮、招兵买马,作好准备。我在这里,看到有机会,就会通知你;你就带兵打进来,我给你作内应,将权力从你哥哥手中夺过来。你若能当上国君,我死也瞑目了。”段听了母亲姜氏的话,到京城后就着手积聚力量,扩充地盘,准备夺权,他先把京城的西郊外和北郊外的地方官找来,要他们往后向他纳税进贡,听他调遣;然

了笑,一句话也没说。

这时殿内有个大臣憋不住了,他大声叫道:“段该杀啊!”郑庄公抬头一看,见是上卿公子吕,就说:“上卿有何高见?”

公子吕奏道:“太叔段吞并国家土地,日夜练兵习武,篡政夺权的目的昭然若揭。请主公拨给我一些军队,让我去京城将段绑来,以消除后患。”

庄公听了,笑道:“段是我母亲的爱子,我的爱弟。我宁可失地,不能伤兄弟之情,违拂母亲的意愿。你不要乱说。”

公子吕没有办法,只得长叹一声退了下去。离开国君的大殿,在外面他赶上了正卿祭足。公子吕又把自己的担心讲了一遍。祭足说:

“国君才智过人。这件事不是他坐视不管,一定是怕在大庭广众之中

泄露机密，所以故意装糊涂。你不妨私下去同他谈。”于是，公子吕直接到宫内去求见庄公。庄公见公子吕焦急的样子，就对他说：“你要说的事我心里明白，现在段还未正式叛乱，我若杀了他，国人要说我不孝母亲不友兄弟。我现在将他的事置之度外，装作没看见，任他肆无忌惮，胡作非为，等到他正式造反，再消灭他，那时谁也无话可说了。”庄公胸有成竹地说。公子吕听了，很佩服庄公的深谋远虑，但他还是有些担心：“主公，要是他的势力越来越大，到时候像野草一样蔓延开了，要锄也锄不完，那怎么办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庄公见公子吕确实一心一意为自己着想，就不避讳他了，“上卿有什么好办法？”

公子吕想了一下说：“我们设个计策，让他提早动手。”说着，他就将自己的计策告诉了庄公。

庄公听了，微笑着点了点头：“你的计策很好，我们就这么办，但一定不能泄露出去。”

第二天，庄公上早朝，传令正卿大夫祭足代他管理国事，宣布自己要离开一段时间，去周天子那里帮助处理政务。这时正是四月下旬。庄公的母亲姜氏听到了此消息，心中大喜，以为时机到了，马上写了

一封密信，派一个心腹送往京城，约小儿子段五月初带兵来夺取荣阳。没想到公子吕早已在半路上埋伏了人，截住了信件。他将信给庄公看过后，又重新封好，换了自己的心腹送到太叔段那里。太叔段不知是计，给母亲姜氏写了回信，约定五月初五日动手。

庄公得到了太叔段约姜氏谋反的亲笔信，就命公子吕率兵车二百乘，悄悄去京城附近埋伏，自己则去宫中辞别姜氏，表面上谎称上周都洛邑，实际上带兵一路往廩延、鄆邑而去。

转眼间，五月五日已到。太叔段率领京城所有兵车，祭旗劳军，浩浩荡荡进发。不料太叔段刚一走，



公子吕就派人扮作商人模样混进京城，在城内放火作内应，打开城门，自己带领军队杀入京城。没费多大力气，太叔段的京城就被公子吕控制了。

再说太叔段带兵刚走两天，还未到郑国荥阳，就得到报告说京城已经失守。他

慌忙带兵赶回京城，命令军士准备攻城，不料一两天内大半士兵一哄而散。原来公子吕占领京城后立即出榜安民，称颂庄公的仁义友爱，谴责太叔段忘恩负义，叛国谋反，再加上平时太叔段对百姓盘剥十分苛刻，因此，京城的百姓纷纷带信给城外的士兵，要他们脱离叛军。太叔段只好收拾残余人马，赶往鄢邑，哪知鄢邑已被庄公占领。太叔段只好又逃往他最初的封地共城，但是小小的共城哪里经得起庄公带领的大军的进攻。不久城破，太叔段拔剑自刎而死。

郑庄公派人埋葬了太叔段，不由得把怨气发泄到他母亲身上：我和段都是她的儿子，为什么她对我这样……庄公越想越气，就派人将母亲姜氏和太叔段来往的密信交给



了正卿大夫祭足，要祭足将信让姜氏看过，然后将姜氏送到颍地去住，并且当众立下誓言：不到黄泉，从此决不再与姜氏见面！

姜氏得知太叔段已兵败自杀，不由得心惊肉跳，差点昏了过去。她本是嫌恶大儿子的，现在弄到这般地步，忽然间又觉得对不起大儿子了。要不是自己偏心，何至于兄弟相残，母子失和，太叔段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想到这些，姜氏悔恨交集，不禁泪如雨下。这时，大夫祭足向她转达了庄公的吩咐。姜氏也觉得没脸和大儿子相见，当天就收拾行装，离宫前往颍地。

虽然立下了与母亲永不相见的誓言，但庄公总觉得于心不忍，国人也议论纷纷。庄公不由得懊悔起来。颍谷（今河南登封西）有个地

方官名叫颍考叔，听说此事后，特地捕猎了几只猫头鹰，以献野味为名，来见庄公。

庄公问他：“这是什么鸟？”

颍考叔回答道：“这种鸟名叫猫头鹰，白天它连泰山也看不见，晚上却能明察秋毫，真是黑白颠倒。小时候靠母鸟哺养长大，长大后却要啄食自己的母亲。这是一种不孝的鸟，所以人们专门捕来吃它的肉。”庄公听了，脸上一阵发烧，心里很受触动。

这时正好厨师送上来一只蒸羊，庄公让人割了一只羊腿赐给颍考叔吃，颍考叔接过羊腿，自己不吃，却将羊腿上的好肉一块块撕下来，用布包好，藏到自己的衣袖内。庄公见了很奇怪，问他这是干什么？颍考叔回答说：“小臣家里有老母亲，因为穷，从未吃到过这样好的肉。今天蒙主公恩赐，小臣想到老母，难以下咽，因此想藏些带回家，给老母尝尝味道。”

庄公听了，长叹一声说：“你真是孝子啊！你有老母可以奉养，我贵为诸侯国君，反不如你！有母亲却不能奉养！”

颍考叔见庄公说出了自己的真情，就说：“臣有一计，可以使主公既不违誓言，又能尽奉养母亲的责任。”

庄公忙问：“是什么计？快请讲！”

颍考叔说：“主公可以命人掘一个地道，待掘到泉水后，在水边建一地下室，然后将国母姜氏请到地下室与主公见面，这不就是在黄泉相见了吗？”

庄公听了大喜，立刻拨给颍考叔五百名壮士，在曲洧牛脾山下掘地十余丈深，在地下的泉水边建了一座木结构的宫室，将姜氏请到地下室相见，母子抱头大哭。然后，庄公扶着母亲走出地道，亲自驾车将母亲接回了宫中。



第三章 大义灭亲

郑庄公为了全力以赴平定国内的事变，已很久没去周王室朝见了。眼下刚刚安定下来，就听说周平王因他久不在位供职，想让虢公忌父接替他的职位。于是，他匆匆忙忙赶到周都洛邑，朝见平王，对平王说：“臣父子两代辅佐圣上，实在不能胜任，我的才能不及虢公的万分之一，哪敢白占了这个位子？请圣上让我辞职回去吧，我一定安分守己、老老实实当个臣子。”

周平王听了，不由得心中着慌。因为现在的周王，名义上虽然仍是统率各诸侯国的君主，实际上已没有多大实权了。他虽然对郑庄公独断专行的行为不满，想

找机会削弱他对周朝的控制权，但郑国实力雄厚，郑庄公这个人，手段又非常厉害，平王哪里敢和他闹翻？

听了郑庄公那一番表面谦让、实带威胁的话，平王只好讷讷地解释：“因为你不在，朕想请虢公暂时代理一下，虢公也不愿意，已经回国去了……你若还信不过我，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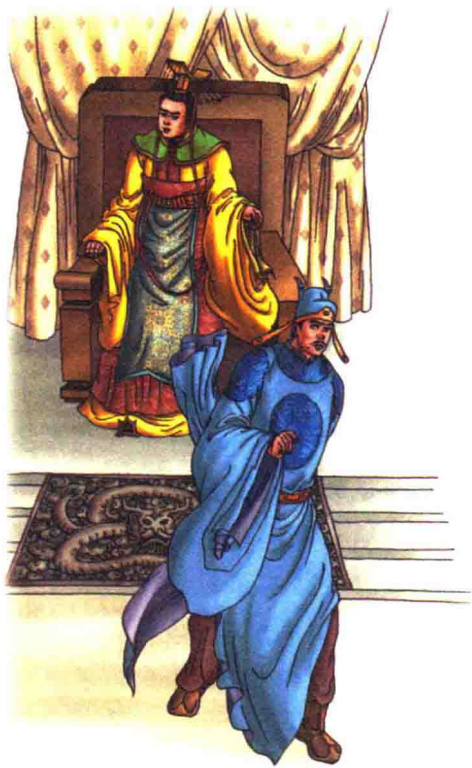
让我的太子狐到你郑国去做人质吧！”

这话说得实在有点可怜兮兮，哪像是一个君主对臣下诸侯的态度？郑庄公听了，心里得意极了，但表面上总要推却一番。朝中的大臣又一齐劝说，最后庄公才勉强同意接受周平王的太子狐去当人质，同时为了表示对周王的尊重，也把自己的儿子忽送到周朝当人质，周、郑这样交换人质，实质上已使周王朝沦为一个诸侯国的地位了。

从此，郑庄公就留在周朝主持朝政，周平王当了一个傀儡君王。周平王在位五十一年，到公元前720年，周平王过世。在郑国做人质的太子狐被接回国继位。狐因一直在郑国做人质，心情非常郁闷，再加上回国吊丧期间哀痛过度，没有正式即位就去世了。于是，狐的儿子林继位，这就是周桓王。

周桓王当了国君以后，年轻气盛，觉得郑庄公将自己的父亲弄到郑国做人质致死，这口气实在难咽，于是登基的第二天上朝，就对郑庄公说：“你是先王的老臣，我不敢委屈你再在我的手下听班当官，你请自便吧。”

郑庄公听了桓王的话，气得七窍生烟，一声不响地转身走了。回国以后，庄公忽闻卫国的使者送来



讣告，说卫桓公去世了。

卫桓公年轻轻的，怎么就死了？郑庄公询问来使，才清楚地知道卫桓公是被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州吁设计杀害的。庄公闻言，一拍大腿，叫道：“不好了，快准备打仗吧！”说得在场的臣子都面面相觑。庄公见大家还不明白，就解释道：“州吁性情暴戾，好战嗜杀，今弑兄篡位，为了转移国人视线，必定会发动对外战争。我们与卫国是近邻，往日又有嫌隙，因此卫兵必先攻我郑国。”于是庄公马上分拨兵

车，传令守军严守关隘。

郑国正在加紧备战，卫国国君州吁果然贿赂陈、蔡、鲁、宋四国共同出兵，由卫国上大夫石厚为先锋，率兵车一千三百乘，一路杀向郑国，将郑国荥阳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
郑庄公早有准备，他不慌不忙，冷静地分析了一下形势，认为围城的军队中，陈、蔡与郑并无怨仇，鲁军统帅公子翬（hūi）是个贪财之徒，他见利忘义，并不真正为卫国打仗。只有宋国因为曾与宋殇公争夺王位的公子冯逃难在郑国，所以是实心实意协助卫国攻打郑国的。郑庄公先下令将宋公子冯送到长葛，并将此事通知宋军。宋殇公果然就带兵到长葛捉拿公子冯去了。

陈、蔡、鲁三国军队见宋军撤走，也萌发了退意。郑庄公乘机又令公子吕带兵出东门单找卫军讨战。待卫军先锋石厚一出战，没有几个回合，公子吕就引兵佯败退回城内。这样，卫军表面上算是打了个胜仗。石厚马上对州吁说：“我们首战告捷，树立威信的目的已经达到，不能再与郑国较量下去，要赶快回去安定国内。”州吁点头称是。陈、蔡、鲁三国也来贺胜，请求班师，于是，四国都撤兵回国。从合围到解围，总共只有五天。州吁自以为有功，命令三军齐唱凯歌，



撤回卫国。回到国内，他见人们仍然对自己篡位的事议论纷纷，就问石厚该怎么办。

石厚和州吁一向臭味相投，他不听父亲石碏（què）的劝告，经常和州吁一起出去打猎，骚扰民居，是州吁这次政变夺权的策划者，这回，他又出了个主意：“我的父亲是先朝老臣，德高望重，现在退隐在家，如果将他请出来执掌朝政，国内的老百姓一定会信服的。”

州吁听了，就命石厚带白璧一双，白粟米五百钟（一钟相当于当时的六百四十升）去见石碏，求他出朝执政。石碏听了，沉思了好久，才对儿子石厚说：“诸侯继位，只要得到周王的承认，国内的老百姓就没有话说了。”石厚见父亲肯帮

忙，十分高兴，又忙问：“那么，怎么去得到周王的承认呢？总得有个人帮着引见一下呀。”

“陈侯与周王关系很好，与我国也一向亲善，为什么不去求他帮助呢？”石碏道。

石厚一听，喜出望外，马上去报告州吁。州吁大喜，立即命令准备玉帛礼物，命上大夫石厚护驾，亲自往陈国求助。

石碏是个忠义的老臣，对儿子石厚与州吁勾结一起阴谋篡权，十分痛恨。他见儿子一走，即割破食指，写了一封血书，差人连夜送给陈国的老朋友大夫子针，请他转达陈桓公，要陈国除掉卫国的这两个乱臣贼子，以正君臣之纲。陈桓公看完信后，就与大夫子针定下擒州吁之计。

州吁和石厚以上宾的身份趾高气扬地去陈国太庙和桓公相会，见太庙门口立着一面白牌，上写：“为臣不忠，为子不孝者，不许入庙！”石厚大惊，问大夫子针：“把牌立在此地有什么用意？”子针回答道：“这是先君的遗训，我主不敢忘记。”石厚听了，就不再怀疑。他们进入太庙，只听子针大声喝道：“奉周天子之命，只拿弑君逆贼州吁、石

厚，其他人一概不问。”一声令下，左右埋伏的士兵蜂拥而上，将他们绑了个结实。

陈桓公拿下了州吁和石厚，就差人去卫国送信给石碏，问他如何处置两人。石碏上朝，当场拆开了陈国的来信，向大臣们宣布此事。两旁的文武百官一下子惊得目瞪口呆，好一会才醒过来，齐声道：“这是国家大计，全凭国老主张。”石碏道：“二贼犯下不赦大罪，应该明正典刑，以谢先君在天之灵。”右宰丑道：“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，但首恶是州吁，石厚只是从犯，可以从轻发落。”

石碏大怒道：“州吁之恶，都是逆子所出的主意。老夫将亲赴陈国，诛杀此贼。不然，有愧于国家社稷。”家臣孺（nòu）羊肩忙道：

“国老不必发怒，我愿代往。”于是石碏命右宰丑去陈国斩州吁，派自己的家臣孺羊肩去斩石厚。同时，又派使臣去迎接逃亡在外的卫桓公的弟弟公子晋回国继位，这就是卫宣公。

石碏为国杀子的故事，从此为人们传诵。左丘明在他写的《左传》中，称赞他“为大义而灭亲”。